春秋繁露義證

春秋繁露義證序

蘇厚菴爲春秋繁露義證將成而告余曰董生此書說春秋者不過十之五六吾爲此書而深有會於春秋之旨書成後當更爲公羊董義述以盡吾意漢代公羊家宜莫先董生何劭公釋傳不及董生一字者何余因舉胜孟事告之曰或以此故子更求之國變之後厚菴歸里閭與余言董義述每舉一事余爲欣賞者久之歲癸丑大病新愈將赴會垣余贈以詩有温故知新是我師及天爲斯文留絕學之句並以公錢栞行其繁露義證嗣復以例言及董生年表來十月返其煙舟故居忽與余有違言音問遂絕以甲寅四月十四日故其妻託楊芷園兄弟將義證稿來又增一序文並

言其展轉牀蓐自悔前書錯謬聞余得子思爲詩以賀未就余爲悽然念厚菴從余數十年言行素謹前之致書或亦久病傎倒不能自主不足深論其義證固可傳之書也吾鄉魏默深先生爲董氏春秋發微未成今厚菴復爾余讀鍾離意別傳意爲魯相發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懸甕中素書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則仲舒修書預知之數百年前此聖人在天之靈所昭鑒也豈宜久晦而不章厚菴已矣余更以俟夫後之爲公羊學者甲寅閏月長沙王先謙撰

自序

余少好讀董生書初得淩氏注本惜其稱引繁博義蘊未究已而閱有爲董氏學者繹其義例頗復詫異乃盡屏諸說潛心玩索如是有日始粗明其旨趣焉繁露非完書也而其說春秋者又不過十之五六然而五比偶類覽緒屠贅尚可以多連博貫是在其人之深思慎述而緣引傳會以自成其曲說者亦未嘗不因其書之少也余因推思董書湮抑之繇葢武帝崇奉春秋本由平津董生實與之殊趣生於帝又有以言災異下吏之嫌雖其後帝思前言使其弟子呂步舒以春秋義治淮南獄且輯用生公羊議時復遣大臣就問政典抑貌敬以爲尊經隆儒之飾耳史公稱公孫弘以

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天下學士靡然鄉風則當日朝野風尚可以概見其後眭孟以再傳弟子誤會師說上書昭帝卒被刑誅董云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殆謂如孔子受命作春秋行天子之事耳弘乃請漢帝索求賢人而退自封百里是直欲禪位也故史獨稱嬴公一傳能守師法當時禁網嚴峻其書殆如後世之遭毁禁學者益不敢出乃至劭公釋傳但述胡毋不及董生階此故已歆崇古學今文益微公羊且被譏議董書更何自存是以荀爽對策請頒制度之別應劭譔集中有斷獄之書則知易代幸存都未流布今並此而佚惜哉非隋唐人時見徵引則宋世且無從輯錄此書矣雖眞贋糅雜而珍其球璧豈不以久晦之故與　國朝嘉道之間是書大顯綴學之士益知鑽研公羊而如龔自珍劉逢祿宋翔鳳戴望之

徒（劉宋皆莊存與甥似不如莊之矜慎）闡發要眇頗復鑿之使深漸乖本旨承其後者沿譌襲謬流爲隱怪幾使董生純儒蒙世詬厲豈不異哉義證之作隨時劄錄宦學多暇繕寫成帙以呈長沙師師亟取公錢刊行踳駮疏舛自知不免惟通識君子恕其愚矇匡其闕誤則幸甚

宣統己酉十月平江蘇輿敬識於宣武門內小絨線胡同寓廬

例言

漢藝文志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後漢書應劭傳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當卽志之十六篇而無春秋繁露名漢書本傳載仲舒說春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之屬復數十篇是蕃露止一篇名當在百二十三篇中此書隋唐志始著錄唐宋類書時見徵引論衡所引情性陰陽之說與今本不同又旱祭女媧之議今亦未見或是百二十三篇中元文公羊序疏引繁露云能通一經曰儒生傳覽羣書號曰鴻儒又莊十三年疏引繁露云論功則桓兄弟論德則文兄桓弟禮記文王世子疏引繁露云成均爲五帝之文學周禮大司樂注亦引董仲舒語云成均五帝之學也疏特出繁露釋之是亦以爲繁露語今本竝無之則知唐時繁露尚多於今本漢書宜紀注臣瓚引董仲舒書曰有其功無其意謂之戾無其功有其意謂之罪又宋趙德麟侯鯖錄引董仲舒曰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根而已雷不驚人

號令啟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洎而已雪不封陵弭害消毒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雨則三日而成膏露則結珠而爲液此聖人在上則陰陽和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雹至牛目雪殺驢此皆陰陽相盪而爲祲沴之故也周密齊東野語載西京雜記載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寒燄亦均似繁露語此外引仲舒書者尚多惟如御覽四百七十二引董子曰禹見耕者五耦而式云云此等疑是董無心所著書當分別觀之

蓋東漢古學盛而今學微故董書與之散佚茲後人採掇之廑存者前人已疑其非盡本眞

詳見攷證朱子亦嘗言繁露玉杯等篇多非其實又朱子策問云問漢氏專門之學如歐陽大小夏侯孔氏書齊魯韓氏詩后氏戴氏禮董氏春秋梁丘費氏易今皆亡矣其僅有存者又已列於學官其亦可以無惡於專門矣云云

然微詞要義往往而存不可忽也西漢大師說經此爲第一書矣

西漢書有兩體一今所傳毛公詩傳爲注經體朱子答張敬夫書云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又語類云漢初諸儒專治訓詁是也一說經體如此書及韓詩外傳是也然韓詩述事以證經此書依經以斷義尤爲精切今所云漢學但是注體故遂與義理分途抗

世駮乃云董生繁露韓嬰外傳偭背經旨鋪列雜說不知著書之體者也又尚書大傳及說苑列女傳等書皆於說經體爲近兹於其可疑者略爲別白間復離其節次錯簡誤文時據諸家說及羣書遂正並注元文於下

何休序公羊解詁云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而無一語及董條例當是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之說何以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爲一科三旨此實誤會董決不以此爲科旨其引春秋杞子乃借以證興體之意說見本篇注究其義與此合者十實八九胡毋生與董同業殆師說同也東塾讀書記舉何注同繁露者止三條晁氏志董仲舒以公羊顯又四傳至何休案唐時配享孔子廟庭有何休無董仲舒蓋不知何學本於董氏惟胡安國列春秋綱領七家有董無何余別有公羊董義述兹閒爲采入以證淵源其說焉而失者閒爲辨正此外如兩京經師家說及詔令奏議

與本書比傅者頗復采錄用徵條貫之同而得致用之略諸子及各傳記亦多節取緯家說同出今學引用特慎家語孔叢雖爲僞譔要是古說閒亦采錄

此書凌氏曙始有注本明朱睦㮮萬卷堂書目有吳廷舉繁露節解一冊今未見凌之學出於劉氏逢祿所見包世臣所作墓表而大體平實絕無牽傅惟於董義少所發揮疏漏繁碎時所不免如子曰嗚呼之類並爲詳釋王道篇吳王夫差行强於越臣人之主妾人之妻見越世家而誤云以楚人之王爲臣楚人之妻爲妾觀德篇諸夏滅國首無駭見於隱二年而以爲首齊師滅譚三代改制篇薦尙冊云云與明堂位異不知是今文異說而以爲誤文斯類不勝枚舉隨文改正不復徵引以省複冗其可采者仍加凌云以別之各家解釋足資考證者並爲收入與盧氏同參校者爲趙曦明江恂秦黌張坦陳桂森段玉裁吳典錢唐秦恩復陸時化陳兆麟齊韶錢有校語數條今据盧本錄入凌本所引莊侍

郎存與張編修惠言劉庶常逢祿李庶常兆洛沈孝廉欽韓鄧文學立成說亦並采用戴望說据孫詒讓札迻引朱一新說見無邪堂答問及與某氏書○光緒丁戊之閒某氏有爲春秋董氏學者割裂支離疑誤後學如董以傳所不見爲微言而刺取陰陽性命氣化之屬摭合外教列爲微言此影附之失實也三統改制既以孔子春秋當新王則三統上及商周而止而動云孔子改制上託夏商周以爲三統此條貫之未晰也鄙取乎莒及魯用八佾並見公羊而以爲口說出公羊外此讀傳之未周也其他更不足辨

是書宋本不多見然據明校所引宋本參之知已不免譌誤乾隆時館臣據永樂大典所收樓鑰本對勘補訂刪改漸成完帙且於創行聚珍板之始首先排印詳見聚珍板程式即今所稱官本盧氏文弨曾取聚珍本覆加考核參以明嘉靖蜀中本及程榮何允中兩家本今所稱盧校本是也凌注本亦以聚珍爲主參以明王道焜及武進張惠言讀本予復得明天啟時朱養和所刊孫鑛評本合互校訂擇

善而從從盧校本爲多據朱刊孫鑛評本凡例又稱此書向有婺女潘氏本太倉王氏本與宋本同又聞明蘭雪堂本仿宋刻最佳今亦未見其官本曾校他本作某與今所見各本同者不復列異則出之凡校語不關書義者別爲圈隔以便省覽其顯然譌奪者不復列得兩通者存之

董子年表

紀年	時政
文帝元年	時沿用秦正以十月爲歲首帝好刑名之言史記屈賈列傳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孝文初卽位謙讓未遑也
二年	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者
三年	灌嬰爲丞相
四年	丞相灌嬰薨周勃逮詣詔獄

出處

史記本傳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園舍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又史記儒林傳仲舒弟子通者以百數 案下帷爲修學時事傳序於爲博士下蓋追溯之 御覽八百九十七引鄒子云董仲舒三年不窺園圃乘馬不知牝牡又八

著述

史記儒林傳序言春秋於齊自胡母生於趙自董仲舒 許愼五經異義載有公羊董仲舒說 鄭元六藝論治公羊胡母生董仲舒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彭祖及顏安樂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 公羊序疏引戴宏云子夏傳公羊高高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帝親耕蠶

除祕祝

百四十引鄭子云董仲舒三年不窺園嘗乘馬不覺牝牡志在經傳也又九百七十六引桓譚新論云董仲舒專精於述古年至六十餘不窺園中菜　論衡儒增篇云儒書言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窺園菜夫言不窺園菜實也言三年增之也　廣輿記董家里景州廣川鎮仲舒下帷於此　御覽九百一十二引幽明錄云董仲舒嘗下帷獨詠

傳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疏又引孝經說云子夏傳與公羊氏五世乃至胡母生董仲舒是董與胡母同爲子夏六傳弟子秦二世時己有人臣無將語見史記劉敬叔孫通傳又公羊傳成於秦前之證宣十二年傳疏以公羊子爲景帝時人誤矣　論衡案書云仲舒之書不違儒家不反孔子又超奇篇云孔

十五年

黃龍見成紀詔議郊祀公孫臣明服色新垣平設五廟幸雍始郊見五帝

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

郊祀五帝於渭陽

新垣平詐令人獻玉杯刻曰人主延壽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　案書中有玉杯篇疑是紀論此事今所輯則與玉杯無涉不敢臆說附著於此

十六年

誅新垣平

有客來詣語遂移日仲舒知其非常客又曰欲雨仲舒因此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鼷鼠客聞此言色動形壞化成老狐狸也附存於此以廣軼聞

後元年

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　晉書荀崧傳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儁斷決明審董仲舒之所善也　案漢書本傳云少治春秋知仲舒治春秋在景帝前而考其書所引兼及詩書禮易孝經論語是董子又兼通羣經而以春秋爲歸循者故儒林傳云董仲舒通五經　又案漢初儒者皆習道家如賈誼司馬談父子

年	事	
二年	匈奴和親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民得賣爵	
七年	帝崩令吏民出臨三日釋服己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	
景帝元年	易王非立為汝南王	史記本傳云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漢儒林傳胡毋生治公羊春秋為
二年	膠西于王端立	

皆然以竇太后好尚為臣子者固當講求董子請統一儒術而其初固亦兼習道家書中保權位立元神諸篇有道家學循天之道篇明引道家語是其證矣程朱惡佛而其初由佛人風會所趨未容全不鑽研貿然闢拒也

以前約為幼壯修學時以後則仕朝之年始有獻替矣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中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易王非徙江都

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拔爲博士不知何年故通著於景帝然仲舒至元狩閒卽以老病致仕則其爲博士時雖不如平津六十之年亦非賈生弱冠之比矣 御覽七百二十四引神仙傳云李少君與議郎董仲舒相親見仲舒宿有固疾體枯氣少云云仲舒爲議郎史傳不見抱朴子論仙篇亦引董仲舒李少君家錄漢武內傳亦有東方朔董仲舒侍之文蓋並

後元年

令士貲算四得官

董仲君之謚董仲君爲方士見廣弘明集王應麟困學紀聞十疑仲舒儒者不肯爲方士家錄斷爲依託不知是誤文也附志於此

二年

三年

武帝建元元年

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衞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 議明堂徵申公 史記史公自序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

以對策爲江都王相 班書述董仲舒云 讜言訪對爲世純儒 王應麟通鑑答問四云武帝雖因仲舒之對興學校之官然而皇建有極是彝是訓以盡君師之責者帝未之知也儻能以仲舒爲三公俾之師保萬民用

史記本傳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繁露中所著求雨止雨及言陰陽五行諸篇皆當在此時

年	事	按
二年	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非薄五經以事下趙綰王臧獄鹽鐵論褒賢篇趙綰王臧之徒以儒術擢為上卿	申公轅固為太常以明師道於朝廷則四方風動化行俗美漢其三代矣惜也帝不用仲舒之眞儒而勸學之議乃發於公孫弘帝之好儒其葉公之好龍與又云諸侯相之疏遠不若中朝臣之親近
三年		
四年		
五年	置五經博士	
六年	竇太后崩遼東高廟災通夜郎	以遼東高廟災居舍著災異之記主父偃上其書下吏旋赦之書見五行志　案劉向傳上變事云董仲舒坐五行志云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據史云自後不復言災異是志載所推事應當

私爲災異書主父在此前

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爲大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嘗有詔問仲舒爲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是傳所云廢爲中大夫當在此時洪邁云以武帝之嗜殺臨御方數歲可與爲善廟殿之災豈無他說仲舒首勸其殺骨肉大臣與乎生學術大爲乖刺馴至淮南衡山二獄死者數萬人然則下吏幾死非不幸也輿案

年	事	按
元光元年	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復徵賢良	仲舒此書因時之論使武帝早從其言何至興伐大獄仲舒學術尙仁而有時主刑所以爲大儒也洪論失之 漢書吾丘壽王傳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 七月京師雹鮑敞問仲舒雹何物仲舒答之見西京雜記五
二年	上初至雍郊見五畤後常三歲一見	
三年		
四年		
五年	公孫弘復徵以博士爲左內史江都王上書願擊匈奴	
六年		

年	事
元朔元年	江都王薨 定不舉孝廉罪
二年	
三年	公孫弘爲御史大夫 中大夫張湯爲廷尉
四年	
五年	公孫弘代薛澤爲丞相

儒林傳仲舒與韓嬰論於武帝前當在此數年中 公孫弘以仲舒嫉其從諛弘言於上徙仲舒相膠西王王亦善待之 馮衍傳云仲舒言道德見嫉於公孫弘此忠臣所爲流涙也 王應麟通鑑答問四云春秋之學所以明王道辨是非也弘不能勝利欲之心舍所學以求詭

遷之獲宰相封侯人以爲榮識者則曰儒之辱也太史公自序云公孫弘以儒顯其意微矣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若董子可以爲儒矣而武帝不能用儒不能容也儒林傳云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天下學士靡然鄉風夫弘以佞諛致斯位猶翰音之登天稗之有秋而學者爲之風動明經志青紫稽古矜車馬慕人爵之勢榮忘天爵之良貴弘實啟

年			
六年	公孫弘請爲博士置弟子員		儒林傳江公受穀梁春秋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子於是上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
元狩元年	立皇太子 五行志云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伏誅上思仲舒前言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義顓斷於外還奏上皆是之		
二年	公孫弘薨 廷尉張湯遷御史大夫	免歸家朝廷遣廷尉張湯就問蓋自是不復出矣	後漢書應劭傳云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元鼎元年

二年

張湯有罪自殺

八月甲申朔丙午告內史中尉陰雨太久恐傷五穀趣止雨

之詳矣案決獄書今亡東晉咸和閒賀喬妻于氏上表引仲舒所斷疑獄二事當出此書二事引見卷三注又宋王楙野客叢書亦引其文

年	事	考
三年		
四年	天子郊雍詔司馬談等議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封姬嘉爲周子南君奉周祀	
五年	立泰畤甘泉天子親郊見拜既于郊	
六年		
元封元年	登封泰山桑宏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	通典十載武帝時仲舒說上曰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人必病之當在此時或家居所條奏耶
二年	作明堂于泰山下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膠西于王薨　上幸河東祠后土

太初元年

十一月甲子朔旦令祀上帝于明堂正歷以正月爲歲首色尚黃數用五案三代時子丑寅三正迭建秦改用亥違天道矣武帝尊孔子改用夏正建寅至今不變則賈董諸人之力也

仲舒卒葬長安下馬陵　陝西通志引馬谿田集墓在長安故城二十里武帝幸芙蓉園過此下馬一時文士莫不下馬故名今在西安府城內臙脂坡下又李肇國史補藴仲舒墓在長安武帝幸宜春苑至此下馬時謂

仲舒著書皆未改正朔以前事則其卒於太初前可知故斷自是年止　宣帝時魏相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諠冕錯董仲舒所言奏請施行之　玉海五十五周太公金版玉匱條引論衡云案古太公

之下馬陵歲遠譌
爲蝦蟆陵也　元
至順元年從
祀孔子廟庭

望近世董仲舒造
傳作書百有餘
文選北山移文註
引董仲舒集七言
琴歌二首辨命論
注仲舒集有士不
遇賦　論衡別通
篇董仲舒睹重常
之鳥劉子政曉貳
負之尸皆見山海
經又云董劉不讀
山海經不能定二
疑又超奇篇云陸
賈董仲舒論說世
事由意而出不假
取於外又案書篇
董仲舒著書不稱
子者意殆自謂過
諸子也又引讖書
云董仲舒亂我書

葢孔子言也　案程子許自漢以來有儒者氣象者三人大毛公董仲舒楊雄然於雄頗譏其行己無間然者獨毛董耳又云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朱子則云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又云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云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若陸宣公論事卻精密第恐本原處不如仲舒又答沈晦叔云近日一派流

入江西蹴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又答陳正已云董仲舒所立甚高恐未易以世儒誑之又云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純儒極是其推崇者至矣又陸隴其論賈董優劣云賈之言多及於利書而董則主於義理也賈之言多至於激烈而董則穆然和平也激烈者其中猶有滓躁不平之意而和平者本於

莊敬誠恪之餘涉
於利害者與世運
爭勝負而一害去
未必無一害興主
於義理者與性情
爲流通而義中自
有利義中自無害
又曰賈以才勝董
以學勝以聖門言
之董生猾者也賈
生狂者也又曰學
董生而不得猶不
失爲迂闊之儒學
賈生而不得則功
利誇詐而已輿案
後世以訓詁義理
分漢宋學派不知
董君書實爲言義
理之宗故余以爲
漢儒經學當首董

次鄭則知說經有體不必別標門戶矣王西莊十七史商榷云學者若能識得康成深處方知程朱義理之學漢儒已見及程朱研精義理仍即漢儒意趣吾於董生則云　又案兩漢多用董學魏晉南北朝多用鄭學宋以後多用朱學董學在春秋鄭學在禮朱學在四書近人調和漢宋專取鄭朱語句相同者奉合比附用心雖勤亦失所宗矣

董子生卒年月無可考要生於景帝前至武帝朝以老壽終無疑
桓譚新論言生年至六十餘不窺園中菜知年過六十司馬遷生
於景帝後元年而尊之曰董生知年輩遠在遷前本書止兩篇有
二十一年之文知元狩四年尙存也茲參考傳記略為表其出處
觀其時以討論其學讀其書可以得所用心己對策之年今據史
記列之建元元年漢書武紀在元光元年洪邁容齋隨筆六云漢
武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
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是時對者百
餘人帝獨善莊助對擢為中大夫後六年當元光元年復詔舉賢
良於是董仲舒出焉資治通鑑書仲舒所對為建元元年案策問
中云朕親耕籍田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
盡思極神對策曰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必非
卽位之始年也齊召南云策中有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之
文漢初至建元三年為七十歲若在建元元年不得云七十餘歲
因定為建元五年輿案洪氏所舉不足為非元光元年之證至齊
所說近似矣然疑冊中語有衍字其文當云古人有言臨淵羨魚
不如退而結網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皆古語也淺人妄加數
字則不成文理彌[illegible][illegible]且上溯祖宗而云今臨政而願治亦復不
詞又與上文漢自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
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語意重複幸年數錯繆痕迹顯然次風

不據以糾正本文反遷就對策之年則其失矣定爲五年尤無據也史公學於董生記事必確史傳云今上即位爲江都相是爲相在建元元年對策即於其時審矣建元六年遼東高廟災生且下吏若如武紀在對策前則名尚未顯主父偃何自嫉之而兩史並云不敢復言災異對策推災異乃甚切冊中又有敬聞高誼之語若曾受拘繫不合爲此言斯明徵也劉向傳又言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下吏復爲大中大夫膠西相不云下吏後對策爲江都相尤其較然無疑者通鑑考異云仲舒傳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縣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舉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若對策在下五月不得云自仲舒發之蓋紀誤又王楙野客叢書卷二十一云武帝即位凡兩開賢良科一在建元元年一在元光元年而元光五年但詔徵吏民明當世務者不聞有賢良之舉仲舒之舉本傳雖不明載歲時然以武帝即位之言推之合是建元元年漢書武帝紀謂元光元年與公孫弘出焉者史氏失于併書耳蓋弘之出正係元光元年仲舒之出又在其先考元光元年賢良制正弘所對者而仲舒所對有及於春秋謂一爲元之說益知仲舒之出在建元元年矣其說並是今定從通鑑據史記云宣統元年重九日蘇輿記於京師寓廬

春秋繁露攷證

史記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頗著文焉索隱曰繁露

漢藝文志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後漢書明德馬后紀注无善周官董仲舒書注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輿案今本無清明

周禮大司樂注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疏出繁露以爲繁多露潤

隋志董仲舒春秋繁露十七卷春秋決事十卷

唐志仲舒春秋繁露十七卷春秋決獄十卷七錄云春秋斷獄五卷輿案應劭曾撰集春秋斷獄疑是董書今亦亡之

崇文總目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膠西相董仲舒撰案仲舒本傳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解者但謂所著書名而隋唐志繁露卷目與今正同案其書盡八十二篇義引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間篇第已舛無以是正又即用玉杯竹林題篇疑後取而附著云

南宋館閣書目春秋繁露漢膠西相董仲舒撰仲舒廣川人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顏師古注皆其所著書名今繁露中有玉杯竹林二篇隋唐書及三朝國史志十七卷今十卷繁露之名先儒未有釋者案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立絻無繁露注云繁露冕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

事仲舒竝名或取諸此

鼂公武子止郡齋讀書志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撰史稱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今溢而爲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詳隋唐卷目與今同但多訛舛

宋六一先生歐陽永叔書後漢書董仲舒傳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葢略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眞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書者獻三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

陵秀才田文初以此本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臥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景祐四年四月四日書與案改朔爲因時之論辨見楚莊王篇歐公本論又云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以董生與孟子並尊則公固非不知董生者

陳振孫伯玉書錄解題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膠西相廣川董仲舒撰案隋唐及國史志卷皆十七崇文總目凡八十二篇館閣書目止十卷萍鄉所刻亦財三十七篇今乃樓攻媿得潘景憲本卷篇皆與前志合然亦非當時本書也先儒疑辨詳矣其最可疑者本

傳載所著書百餘篇淸明竹林繁露玉杯之屬今總名曰繁露而玉杯竹林則皆其篇名此決非其本眞況通典御覽所引皆今書所無者尤可疑也然古書存於世者希矣姑以傳疑存之可也又有寫本作十八卷而但有七十九篇攷其篇次皆合但前本楚莊王在第一卷首而此本仍在卷末別爲一卷前本雖八十二篇而闕文者三實七十九篇也

黄震東發日鈔五十六董仲舒傳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淸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顏師古注皆其所著書名本朝崇文總目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與隋唐志卷目同目謂其義引宏博非出近世然總以繁露爲名又卽用玉杯竹林題篇已疑後

人附著矣乃中興館閣書目止存十卷三十七篇新安程大昌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見所引繁露語言今書皆無之因知今書之非本眞又讀太平御覽古繁露語特多御覽太平興國間編葺此時繁露尚存今遂逸不傳合此三說觀之是隋唐國初繁露已未必皆董仲舒之舊中興後繁露又非隋唐國初之繁露矣近世胡尚書榘爲萍鄉宰日刋之縣齋僅三十七篇而已其後得攷媿樓參政校定本十七卷八十二篇之舊復全其兄胡椳既刋之江東漕司其後岳尚書珂復刋之嘉禾郡齋世遂以爲定本攷媿謂爲仲舒所著無疑而取楚莊王篇第一謂爲潘氏本有之至於調均一篇萍鄉本列置第三十五及攷媿再定本乃不及此篇則

不知何説也又程氏謂通典載劍在左青龍象刀在右白虎象載在前朱雀象冠在首元武象謂此數語今書所無而今書服制象篇此語實具存程氏以爲無之不知又何也愚案今書惟對膠西王越大夫之問辭約義精而具在本傳餘多煩猥至於理不馴者有之如云宋襄公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襄公豈由其道者耶輿案春秋貴仁由其道盩節取之所謂假事明義也如云周無道而秦伐之以輿殷周之伐竝言秦果伐無道者耶輿案此蓋僞作辨見本篇如云志如死灰以不問問以不對對恐非儒者之言如以王正月之王爲文王恐春秋無此意輿案王謂文王本公羊傳如謂黄帝之先諡四帝之後諡恐隆古未有諡輿案白虎通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此言生有爵死當有諡也且此文明云周人改號軒轅爲黄帝而四帝以號爲諡尤不足疑如

謂舜主天法商禹主地法夏湯主天法質文王主地法文於理皆未見其有當辨見本篇如謂楚莊王以天不見災而禱之于山川不見災而懼可矣禱於山川以求天災豈人情乎輿案君權無限故聖人伸天以屈君說者遂以不見災爲天不譴告故禱而求之事亦見說苑非董說若其謂性有善資而未能爲善惟待教訓而後能爲善謂性已善幾於無教孔子言善人吾不得而見之而孟子言人性皆善過矣是又未明乎本然之性也輿案本然之性即程子所謂理此不足以疑董辨見本篇漢世之儒惟仲舒仁義三策炳炳萬世曾謂仲舒之繁露而有是乎歐陽公讀繁露不言其非眞而譏其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且有惜哉惜哉之歎夫仲舒純儒歐公文人此又學者所宜審也輿案黃氏日鈔又云自孟子後學聖人之學者惟仲舒其天資純美用意肫篤漢唐

諸儒鮮其比者使幸而及門孔氏親承聖訓庶幾四科之流亞矣其謂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如許正論前無古人其後能見之發揮者唯伊洛諸儒嘗見之行事者惟諸葛孔明所謂漢賊不兩立成敗利鈍不暇計者也

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本傳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敎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後漢明德馬后尤善董仲舒書注云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七錄隋唐志春秋繁露十七卷今八十二篇始楚莊王終天道施三篇闕又卽用玉杯竹林題篇疑後人附著館閣書目案逸周書王會天子南面立絻無繁露注云繁露冕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集一卷士不遇賦答制策詣公孫弘記室其見於傳注者有救日食祝止雨書雨雹對

玉海四十漢春秋繁露八十二篇始楚莊王終天道施三篇闕玉杯第二竹林第三玉英第四一卷楚莊王玉杯二竹林三玉英精華四王道五滅國上下隨本消息盟會要正貫十指重政六服制象二端符瑞俞序離合根立元神保位權七考功名通國身三代改制一作文質官制象天堯舜湯武服制八度制爵國仁義法必仁且知九身之養對膠西合作江都觀德奉本十深察名號實性諸侯五行闕文二篇十一爲人者天五行之義陽尊陰卑王道通三天容天辨在人陰陽位十二陰陽終始陰陽義陰陽出入天道無二暖燠孰多基義闕文一篇十三四時之副人副天數同類相動五行相勝相生五行逆順治水五行十四治亂五行五行變救五行五事郊語十五郊義郊祭四祭

郊祀順命郊祀對十六執贄山川頌求雨止雨祭義循天之道十七卷天地之行威德所生如天之爲天地陰陽天道施第八十二玉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訂之

樓郁舊序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聖人之志在焉凌曙云孝經鉤命決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自孔子沒莫不有傳名於傳者五家用於世纔三而止耳凌曙云漢書藝文志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韋昭曰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也按鄒氏無師夾氏無書惟三家立於學官其後傳世學散原迷而流分蕃公羊之學後有胡毋子都凌曙云廣韻風俗通云胡毋姓本胡公之後也公子完奔齊遂有齊國而宣王母弟別封毋鄉遠本胡公近取毋邑故曰胡毋氏也漢書字子都齊人也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董仲舒治其說信勤矣嘗爲武帝置對於篇又自著書以傳於後其微言至要蓋

深於春秋者也然聖人之旨在經經之失傳傳之失學故漢諸儒多病專門之見各務高師之言至窮智畢學或不出聖人大中之道使周公孔子之志旣晦而隱焉董生之書（淩曙云漢書顏注生猶言先生）視諸儒尤博極閎深也本傳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今其書十卷又總名繁露其是非請俟賢者辨之太原王君家藏此書常謂仲舒之學久鬱不發將以廣之天下就予求序因書其本末云慶歷七年二月大理評事四明樓郁書（淩曙云案郁字子文）

新安程大昌泰之書秘書省繁露書後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某所進臣觀其書辭意淺薄間掇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疑非董氏本書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繁

露清明竹林各爲之名似非一書今董某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今書皆無之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劒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韍之在前朱雀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本眞也牛亨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已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爲託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爲文有

名連珠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已意略與杜欒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古體其殆繁露之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又云湻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於卷目而正定其爲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其部彙列敘古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怪非人所意此可證也舊本作此可謂也文獻通考作此可畏也皆誤又曰金干土則五穀傷土干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鶩當鳧祠祀宗廟仲舒曰鶩非鳧鳧非鶩愚以爲不可又曰以赤統者幘尙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間編輯此時繁露之書尙存今遂逸不傳可

歎也已

四明樓大防跋繁露一書凡得四本皆有余高祖正議先生序文始得寫本於里中亟傳而讀之舛誤至多根無他本可校已而得京師印本以爲必佳而相去殊不遠又竊疑竹林玉杯等名與其書不相關後見尙書程公跋語亦以篇名爲疑又以通典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所引繁露之言今書皆無之遂以爲非董氏本書且以其名謂必類小說家後自爲一編記雜事名演繁露行於世開禧三年今編修胡君仲方架宰萍鄉得羅氏蘭臺本刊之縣庠考證頗備先程公所引三書之言皆在書中則知程公所見者未廣遂謂爲小說者非也然止於三十七篇終不合崇文總目及歐

陽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數余老矣猶欲得一善本聞婺女潘同年叔度景憲多收異書屬其子弟訪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鄉本猶未及其半也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取所長悉加改定義通者兩存之轉寫相訛又古語亦有不可强通者、春秋會解一書案本集此下似注某年某人所集文亦脫仲方撫其引繁露十三條今皆具在余又據說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許叔重在後漢和帝時今所引在王道通三第四十四篇中其本傳中對越三仁之問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三策中言天之仁愛人君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

爲德陰爲刑故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之類今皆在其書中則其爲仲舒所著無疑且其文詞亦非後世所能到也左氏傳猶未行於世仲舒之言春秋多用公羊之說嗚呼漢承秦敝旁求儒雅士以經學專門者甚衆獨仲舒以純儒稱人但見其潛心大業非禮不行對策爲古今第一余竊謂惟仁人之對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眞得吾夫子之心法蓋深於春秋者也自揚子雲猶有愧於斯況其他乎其得此意之純者在近世惟范太史唐鑑爲庶幾焉褒貶評論惟是之從不以成敗爲輕重也潘氏本楚莊王篇爲第一他本皆無之前後增多凡四十二篇而三篇闕

焉惟玉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訂之更俟來哲仲方得此尤以爲前所未見相與校讐將寄江右漕臺長兄祕閣公刻之而謂余記其後嘉定三年中伏日四明樓鑰書於攻媿齋

胡仲方跋渠頃歲刻春秋繁露於萍鄉凡十卷三十七篇雖非全書然一人間之所未見故樂與吾黨共之後五年官中都復從攻媿先生大參樓公得善本凡八十二篇爲十七卷視隋唐志崇文總目諸家所紀篇卷皆同惟三篇亡耳先生又手自讐校是正訛舛今遂爲全書乃錄本屬祕閣兄重刊於江右之計臺以惠後學云嘉定辛未四月初吉朝奉郎宗正丞兼權右司郎官兼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胡榘書

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九經部春秋類附錄

春秋繁露十七卷（永樂大典本）

漢董仲舒撰繁或作蕃蓋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中興館閣書目謂繁露冕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亦以意爲說也其書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考仲舒本傳蕃露玉杯竹林皆所著書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書之中故崇文總目頗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觀其文雖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託也是書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樓鑰所校乃爲定本鑰本原闕三篇明人重刻又闕第五十五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六字第七十五篇中一百七十九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

字又第三十五篇顛倒一頁遂不可讀其餘譌脫不可勝舉盖海內藏書之家不見完本三四百年於兹矣今以永樂大典所存樓鑰本詳爲勘訂凡補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删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九字神明煥然頓還舊笈雖曰習見之書實則絕無僅有之本也倘非幸遇　聖朝右文稽古使已湮舊籍復發幽光則此十七卷者竟終沈於蠹簡中矣豈非萬世一遇哉

案春秋繁露雖頗本春秋以立論而無關經義者多實尚書大傳詩外傳之類向來列之經解中非其實也今亦置之於附錄

四庫館奏進書後臣等謹案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撰繁或作蕃蓋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南宋館閣書目謂繁露冕

之所垂有聯貫之彖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亦以意爲說也其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考仲舒本傳蕃露玉杯竹林皆所著書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書之中故崇文總目頗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觀其文雖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託也是書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樓鑰所校乃爲定本鑰本原闕三篇明人重刻又闕第五十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六字第七十五篇中一百八十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又第三十五篇顛倒一頁遂不可讀其餘訛脫不可勝乙蓋海內藏書之家不見完本三四百年於兹矣今以永樂大典所存樓鑰本詳校其異於他本者凡補

一千一百餘字刪一百十餘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餘字神明煥然頓還舊觀雖曰習見之書實則絕無僅有之本也儻非幸遇聖朝右文稽古使已湮舊籍復發幽光則此十七卷者終沈於蠹簡中矣茲豈非萬世之遇哉臣等編校之餘爲是書幸且爲讀是書者幸也乾隆三十八年十月恭校上

案此書之大指在乎仁義仁義本乎陰陽陽居大夏陰居大冬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又言除穢不待時如天之殺物不待秋則董子之論固非倚於一偏者其重政篇云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不然傳於眾辭觀於眾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即此可知其立言之本意矣我 皇

上新考試詞臣取仲舒語以仁安人以義正我命題臣竊仰窺聖德　聖治固已與天地同流陰陽協撰矣而於是書猶有取爾況在學者其曷可以不讀向者苦其脫爛乃今而快覩全書尤爲深幸臣服習有年見其以天證人析理斷事實切於養德養身之要而凡政治之原郊祀之典用人之方弭災之術俱無所不備即其正名辨制委曲詳盡亦始入學者所必當研究也謹就二三學人覆加考核合貲雕版用廣其傳冀無負　朝廷昌明正學嘉惠士林之至意至書中如考功爵國等篇尚有不可强通者在以詒夫好學深思之士或能明其說焉乾隆五十年十月舊史官臣盧文弨謹書目錄後

盧本春秋繁露參校本及新校人名氏　聚珍版本以是本爲主又取蜀中本明嘉靖甲寅瀋陽周大夫所刻有永甯趙維垣序云出宋本又明程榮何允中兩家本　江陰趙曦明敬夫校　江都江恂于九校　江都秦黌序唐校　臨潼張坦芑田校

常熟陳桂森耕巖校　金壇段玉裁若膺校　瓊山吳典學齋校　嘉定錢唐學源校　江都秦恩復敦夫校　太倉陸時化潤之校　餘姚盧文弨紹弓合校　休甯陳兆麟仰韓校　江甯齊韶敬傳校

淩曙春秋繁露注序　昔仲尼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爲撥亂反正之書聖德在庶修素王之文焉周室既衰秦并天下焚書阬儒先王之道蕩焉泯焉炎漢肇興鴻儒蔚起各執遺經抱殘守闕公

羊至漢始著竹帛書紀散而不絕此中葢有天焉廣川董生下帷講誦實治公羊維時古學未出左氏不傳春秋公羊爲全孔經而仲舒獨得其精義說春秋之得失頗詳葢自西狩獲麟爲漢制法知劉季之將興識仲舒之能亂受授之義豈偶然哉据百國之寶書乃九月而經立于是以春秋屬商商乃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自高至壽五葉相承師法不墜壽乃一傳而爲胡毋生再傳而爲董仲舒太史公謂漢興五世之間唯仲舒名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觀諸藝文所載著述甚夥今不槪見所存者唯春秋繁露十有七卷原書亦皆失次然就其完善者讀之識禮義之宗達經權之用行仁爲

本正名爲先測陰陽五行之變明制禮作樂之原體大思精推見
至隱可謂善發微言大義者已漢武即位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
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厤服色事未就及仲舒對
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
發之然終未盡其用當武帝時公卿以下爭於奢侈僭上亡度民
皆背本趨末仲舒乃從容說上切中當世之弊及仲舒死後功費
愈甚天下虛耗武帝乃悔征伐之事無益也劉向謂仲舒有王佐
之才雖伊呂無以加筦晏之屬殆不及也今其書流傳既久魚魯
雜揉篇第褫落致難卒讀淺嘗之夫橫生訾議經心聖符不絕如
綫心竊傷之遂乃購求善本重加釐正又復采列代之舊聞集先

儒之成說爲之注釋及隋唐以後諸書之引繁露者莫不考其異同校其詳略書目姓氏咸臚列於下方夫聖情幽遠末學難窺賴彼先賢以啟檮昧事跡既明義例斯得輔翼經傳舍此何從曙也不敏耽慕其書傳習有年弗忍棄置至於是書之善正誼明道貫通天人非予膚淺之識所能推見登堂食胾願以俟諸好學深思之士嘉慶二十年四月既望國子學生江都凌曙書于蜚雲閣

凌曙注本凡例

一是書以聚珍本爲主按語臚列于下凡官本按他本作某者皆是

一是書明王道焜本向有注者加原注二字引盧學士抱經本加盧注二字

一是書缺文據聚珍本增入

一是書錯簡凡有此下當接某處者皆依官本及武進皐

文編修讀本盧學士刻本改正　一是書所引春秋皆公羊家言故兩傳不敢羼入惟書中引穀梁之文僅一條故引穀梁以注之至於土地人名間有引杜注者以無關義例故也

孫氏校勘記跋（光緒甲午刊本）按春秋繁露自宋已來已多譌缺乾隆時館臣據永樂大典所收樓鑰本對勘補訂刪改復成完帙且於創行聚珍版之始卽首先排印（詳見聚珍板程式）蓋意在廣爲流播顧閩中所翻刻聚珍本諸書竟缺此種不知當時何以遺漏豐順丁氏所藏聚珍原印本則此書宛在是所急應補刻者提調傅太守請於上官決意重刻並以吾鄉盧氏文弨曾取聚珍本覆加考核刻之於抱經堂叢書中者似更詳備爰飭梓人依式壘板旣竣事（星華）

因思盧本雖讐校精密特官本校語未及全載且近日江都淩氏有注亦頗具異同復節採德淸兪氏平議數條因併錄爲此帙附刻於後以視近日淛局重翻盧本之仍有譌脫或略勝云光緒乙未秋季會稽孫星華季宜識

魏源董子春秋發微序董子春秋發微七卷何爲而作也曰所以發揮公羊之微言大誼而補胡毋生條例何劭公解詁所未備也漢書儒林傳言董生與胡毋生同業治春秋而何氏注但依胡毋生條例於董生無一言及近日曲阜孔氏武進劉氏皆公羊專家亦止爲何氏拾遺補缺而董生之書未之詳焉若謂董生疏通大詣不列經文不足頡頏何氏則其書三科九旨燦然大備且宏通

精淼內聖而外王蟠天而際地遠在胡毋生何劭公章句之上蓋彼猶泥文此則優柔而饜飫矣彼專析例此則曲暢而旁通矣故扶經之心執聖之權冒天下之道者莫如董生今以本書爲主而以劉氏釋例之通論大義近乎董生附諸後爲公羊春秋別開閫域以爲後之君子亦將有樂於斯至繁露者首篇之名以其兼攝三科九旨爲全書之冠冕故以繁露名首篇後人妄以繁露爲全書之名復妄移楚莊王一章於全篇之首矯誣之甚故今仍以繁露名首篇其全書但曰董子春秋以還其舊輿案繁露爲篇名甚確但唐宋各書引均以爲全書名其來已久至云稱董子春秋以還其舊則未必然論衡案書篇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知漢世無此稱至其三代改制質文一篇上下古今貫五德五行於三統可謂

窮天人之絕學視胡毋生條例有大巫小巫之歎(興案三代改制一篇言公羊學者多盛稱之其實此篇乃言典禮以春秋當新王諸語則漢世經師之設詞也說詳本篇)況何休之偏執至以叔術妻嫂爲應變且自謂非常可駭之論玷經害敎貽百世口舌者乎今分七卷臚列其目於前以詔來學

繁露第一　張三世例　通三統例　異內外例(興案董自有十科六指此仍是以何例說董學)

兪序第二　張三世例

奉本第三　張三世例

三代改制質文第四　通三統例

爵國第五　通三統例(興案爵國篇明舉周制及春秋似與三統無涉)

符瑞第六　通三統例

仁義第七　異內外例　附公始終例

王道第八　論正本謹微兼譏貶例

順命第九　爵氏字例(尊尊賢賢)

觀德第十　爵氏字例(尊尊親親)

玉杯第

十一　予奪輕重例　玉英第十二　予奪輕重例　精華第十三　予奪輕重例　竹林第十四　兵事例戰伐侵滅入圍取邑表　滅國第十五　邦交例朝聘會盟表　隨本消息第十六　邦交例同上　度制第十七　禮制例譏失禮　郊義第十八　禮制例譏失禮　二端第十九　災異例　天地陰陽第二十　災異例　五行相勝第二十一　災異例　陽尊陰卑第二十二　通論陰陽　會要第二十三　通論春秋　正貫第二十四　通論春秋　十指第二十五　通論春秋

宋一新無邪堂答問（二）胡仕榜問董膠西明春秋乃惑於改正朔而云王魯歐陽永叔惜其拘牽師說不能高論以明聖人之道似

中其失　答漢儒以改建正朔損益質文爲王者治定功成制禮作樂之事聖人之道莫大乎此故恒言之不獨董生爲然蓋謂推言其極至則其治具畢張可見也此卽漢儒至高之論亦叔所言未覩其通公羊爲漢儒專家之學與宋儒之說絕異此所引未明家法輿案董生書發明聖人之道者極多改朔云云特其一端而其論發于太初未改正朔以前在當日爲時務非高論也歐公未深考耳說見楚莊王篇朱說亦未明晰　至其所云王魯者謂假十二公之事以示百王大法猶之寄王法於魯云耳成元年傳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昭二十五年傳昭公曰吾何僭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以周爲王者而斥魯人僭用天子之禮則魯之爲託王可見矣公羊家之說以爲

周道既微明王不作夫子知漢室將興因損益百王之法作春秋以貽來世以春秋爲漢興而作此尤緯說之無理者蓋自處士橫議秦人焚書漢高溺儒冠文景喜黃老儒術久遏而不行自武帝罷黜百家諸儒乃亟欲興其學竄附緯說以冀歆動時君猶左傳之增其處者爲劉氏也此在立學之初諸儒具有苦心後人若復沿襲其說則愚甚矣俗語不實流爲丹青光武好言圖讖東漢諸儒從風而靡何劭公遂以春秋演孔圖之說解獲麟可云寡識（桓三年正月何注亦云非主假周以爲漢制）第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魯史具存卽借其事以寓褒貶故曰加吾王心焉夏尙忠殷尙質三王之道若循環周末文勝夫子欲變之以殷質而其褒貶誅絕之法不敢自專

寄之於魯此以春秋當新王之義非謂眞以魯爲新王也公羊家言如以祭仲爲行權乃假祭仲以明經權之義非眞許祭仲傳言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祭仲正與相反其非許祭仲可知何注蓋失公羊本意繁露玉英篇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公子目夷是也漢儒謂反經合道爲權是不合於道者仍不得謂之權權所以衡輕重未能守經而侈語達權則如無星之稱將恃何道以衡之子臧言聖達節蓋必有節而後可達也以齊襄爲復九世之讐乃假齊襄以明復讐之義非眞許齊襄公羊子深惡魯莊忘親事讐故發此傳而於伍子胥之復讐過當者亦深許之蓋皆有爲而言也父母之讐不共戴天況於國君受繼體之重無論齊魯勢均力敵本有可勝之道即使戰而敗北亦當收合餘燼枕戈泣血以爲後圖人子不復讐何以爲人國君不復讐何以立國後人有謂南宋明復讐之義爲不量力者豈言邪說宜爲春秋所誅絕也此類頗多皆文與而實不與但此唯公羊爲然近儒乃推此意以說羣經遂至典章制度輿地人物之灼然

可據者亦視爲莊列寓言恣意顛倒殆同戲劇從古無此治經之法麟爲王者之瑞夫子論次十二公之事爲萬世法王道浹人事備西狩獲麟於周爲異春秋則託以爲瑞故曰所聞世著治升平所見世文致太平此張三世之義曰文致者明其非眞太平也不然定哀爲衰世獲麟非美事漢儒豈不知之而顧爲是曉曉耶公羊家多非常可怪之論西漢大師自有所受要非心知其意鮮不以爲悖理傷教故爲此學者稍不謹慎流弊滋多近儒惟陳卓人深明家法亦不過爲穿鑿若劉申受宋于庭龔定庵戴子高之徒蔓衍支離不可究詰凡羣經略與公羊相類者無不旁通而曲暢之卽絕不相類者亦無不鍛鍊而傅合之舍康莊大道而盤旋於

蟻封之上憑臆妄造以誣聖人二千年來經學之厄蓋未有甚於此者也國朝公羊學始於陽湖莊氏華路藍縷例尙未純卓人學出凌曉樓曉樓言禮制已頗穿鑿而尙未甚至劉宋戴諸家牽合公羊論語而爲一于庭復作大學古義說以牽合之但逞私臆不顧上下文義定庵專以張三世穿鑿羣經實則公羊家言惟張三世最無意義何注恩王父之說亦復不詞定庵以此爲宗烏足自名其學凡此云云皆所謂以艱深文淺陋也道咸以來說經專重微言而大義置之不講其所謂微言者又多強六經以就我流弊無窮卽如魏默深詩古微之攻故訓傳書古微以杜林漆書誣馬鄭遂欲廢斥古文魏氏史學名家其經學實足誤人良由漢學家瑣碎而鮮心得高明者亦悟其非而又炫於時尙宋儒義理之學深所諱言於是求之漢儒惟董生之

言最精求之六經惟春秋改制之說最易附會且西漢今文之學久絕近儒雖多綴輯而零篇墜簡無以自張其軍獨公羊全書幸存繁露白虎通諸書又多與何注相出入其學派甚古其陳義甚高足以壓倒東漢以下儒者遂幡然變計而爲此夫公羊大義在通三統通三統故建三正當周之時夏正周正列國並用本非異事不待張皇也春秋時晉用夏正近儒久有定論逸周書周月篇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於夏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爲正亦越我周致伐於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古人所以重三正者以其合於天運天運三微而成著故王者必法天以

出治五始之義公羊子言之備矣詩書所陳六藝所述往往言天象以明人事謂夫日鑒在茲不可褻越也漢人親見秦之縱恣以速其亡每遇天變動色相戒日食修德日食修刑元成失馭猶明此義故漢之末造朝綱解紐而獨無厲民之政上畏天命下畏民碞其所以固國脈者端在於是董子謂王者舉事宜求其端於天又謂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比物此志也今乃舍其敬天勤民之大者而專舉改制以爲言夫春秋重義不重制義則百世所同制則一王所獨惟王者受命於天改正朔異器械別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累朝舊制沿用已久仍復並行此古今之通義周時本兼有四代之制六經無不錯舉其說非獨春

秋爲然孔子殷人雜用殷禮見於戴記者甚多安得以爲改制之證公羊文十三年傳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何注白牡殷牲也此乃成王所賜豈亦孔子所改明堂位兼用四代禮樂若非經有賜魯明文則近儒亦將援爲孔子改制之證且託王於魯猶可言也帝制自爲不可言也聖人有其位則義見於制無其位則義寓於事是故孟子之論春秋也曰其事其義不曰其制曰天子之事不曰天子之制衮褒鉞貶者正天子之所有事孔子自言竊取其義竊取云者取諸文王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開宗明義卽示人以遵王之旨左氏傳亦言王周正月觀此可無夏時冠周月之疑矣近人頗以左氏晚出爲疑案戴記哀公問疏引五經異義曰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

無親迎從左氏義然則秦末漢初左傳固行於民間通儒多見之也聖人作春秋以文王之法正諸侯而不以空言說經故其義悉寓於諸侯之事若夫典章文物一仍其舊曾何改焉其有不合非經師之失傳卽周衰之變禮夫子錄之以著世變檀弓諸篇類此者甚多漢儒惑於緯書乃有爲漢赤制諸謬說蓋其陋也制與事判然不同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是之謂制制者一成而不可易非天子不制度是也若工虞水火若兵刑錢穀是之謂事事者臣工所條奏儒生所講求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是也制所以定民志事所以達民情今有人焉作通攷作罪言講明其義以備采擇苟無紕謬聖王所弗禁也有人焉改會典改律例變禮易樂非悖逆卽病狂王法所不容春秋

所必誅也漢人語言簡質往往混事於制又欲立春秋於學官而故神其說端門受命素王改制此蓋神道設教之遺意豈可據為事實漢儒亦但竄之於緯未嘗敢著之於經也近人信緯而不信經抑知鄭君注中庸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為仲尼作春秋之事而必引公羊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以明之且謂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而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孔疏申鄭意亦謂孔子身無其位不敢制作二代之禮鄭君固信緯書者而其言如此曷嘗有如近人無忌憚之說聖人自云從周說經者必欲與之相反可乎近儒因王制兼有殷制遂傅合於公羊夫王制乃漢文集博士所作盧侍中明言之侍中漢代大儒出入禁

闒豈有本朝大掌故憒然不知之理近人深斥其說以此爲衛經之苦心固無不可若乃託王制以穿鑿二傳顛倒五經則侍中遺說不得不亟與申明也已當孝文時令學萌芽老師猶在博采四代典禮以成是篇乃王制撫及公羊非公羊本於王制周尺東田明是漢人常語與月令之有太尉大戴記之有孝昭冠辭略同太尉與冠辭猶可云偶贅及之周尺東田乃王制一篇節目豈亦贅文耶王制月令雖輯於後人而所言仍是三代之制故戴記取之無庸曲說今文家言禮制每與古文不同三代遺制紛繁儒者各述所聞致多歧異卽今文之與今文亦間有不同非獨古學家爲然也遭秦焚書民間私相傳述今文特先立學故顯於西漢古文至東漢而始顯此乃傳述之歧互

非關制作之異同今學古學之名漢儒所立秦以前安有此分派文有今古豈制有今古耶王制果爲公羊而作則師說具存繁露何以不引其文漢儒何以不述其例直待千餘年後始煩諸儒爲之鑿空乎王制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注此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文從殷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案王制此言本於孟子孟子明言周制而鄭君以爲殷制顯與孟子不合葢鄭欲溝通周官之說致多膠葛近人復因鄭此言而歧之又歧然鄭君特舉此以明王制之兼有殷制曷嘗謂王制爲素王改制之書正義引鄭目錄云王制作在秦漢之際又有鄭答臨碩云孟子葢䊹王之際王

制之作復在其後其說雖與盧侍中不同要未嘗以王制爲春秋改制而作也王制首篇卽遞孟子之言故鄭以爲在孟子之後王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鄭注亦引春秋傳周召分陝之事爲證周召分陝正是周制烏得以爲孔子之制乃近人因王制未足徵信復援孟子以爲助孟子明云周室班爵祿周制也非殷制也孟子言天子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王制言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公羊言伯子男同位凡三等三書說各不同烏可强爲溝合孟子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武成分土惟三義同近人黜僞古文尚書棄置弗道然漢書地理志已言周爵五等而土三等豈班志亦僞乎殷制既以公侯伯爲三等則公侯必不能同爲百里書缺有閒但當闕

疑烏可鑿空妄造近儒致疑於孟子者徒以班爵祿之說與周官不合夫周官不合羣經者多矣何獨執此而定百里爲素王之制且周制公侯百里非但見於孟子亦先見於論語有千乘之國焉有百乘之家焉千乘之國集解引包咸馬融二說包據孟子王制馬據周官司馬法如馬說則開方僅得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仍與周官四百里不合若謂舉成數而言亦當云三百里不得云四百里周官之三百里固非大國也蓋司馬法是出軍之數孟子王制乃賦民之數當出軍時必不能埽境以行但十抽其一耳王制疏引五經異義賦法積四十五井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轂萬乘以許君之言差次之則諸侯百里長轂千乘乃賦法非出軍之法明矣由此言之司馬法亦

百里非四百里也當從包義爲長豈飾用愛人之語必出於聖人晚年定論而一人之私制願舉以告魯大夫魯大夫將茫然何從索解乎魯齊稱大國者蓋以其附庸之多其實封非必有加於百里魯頌言土田附庸復言公車千乘與論語孟子皆合附庸若任宿顓臾之類猶時見於左傳歷世既久諸侯多滅附庸以自廣其甚者且滅大國如晉滅虞虢之類故孟子曰今魯方百里者五魯之疆域見左傳者已不止百里非侵滅小國烏能若是明堂位復云方七百里則夸飾之辭或并附庸計之未可知也孟子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卽國語引夏令十月成梁之制周十二月夏之十月孟子所用周正也非夏正也近人謂孟荀皆用孔子改制之說

案荀子有王制篇所言序官之法大制與周禮同又云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說亦同於孟子孟子明云文王治岐之制豈得以爲殷制荀子言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荀子意在法後王乃後人反誣以改制之說此正荀子所斥爲不雅者也公羊家言以王二月王三月爲存三統然則聖人固從周正特兼存夏殷正朔以明三代聖王皆奉天以出治耳必謂春秋改正朔而用夏正則第書王三月可矣曷爲書王二月而可牽合顏淵爲邦之問强以公羊羼入論語乎董子繁露今存八十二篇言陰陽五行仁義禮智性情者十六七言他事者十三四其言改制者惟三

代質文符瑞玉杯楚莊王諸篇間及之並非春秋要義楚莊王篇王者徙居處更稱號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近儒輒以大學論孟之言牽涉於素王改制觀此可憬然矣董子謂天積眾精以自剛常置陰空處稍取之以爲助其言陰陽五行皆明此義陽爲德陰爲刑親陽而疏陰任德而不任刑其說深有契乎洙泗言仁之旨董子之稱大儒者以此所言喜怒哀樂中和諸說皆可爲中庸義疏至若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特聖王受命承天之一事今舍全書大義而專言此豈董子之意乎近儒惟孫淵如喜言陰陽五行其所摭古義皆術數家言與董子伏生之學

渺不相涉漢初張蒼最明陰陽而遺說罕聞其據以推五運者乃本孔子之論五帝德見大戴記五行或以相生爲義或以相克爲義迄無定論張蒼謂漢爲水德後因黃龍見成紀從公孫臣言改爲土德其說本不足據蓋漢儒惡秦特甚不欲漢承秦後因春秋有託王之義遂奪秦黑統而歸之素王因素王黑統而遂有紛紛改制之說西狩獲麟或以爲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爲火候漢將受命之瑞或以爲中央土軒轅大角之獸春秋禮書修母而致子或以爲西方金精之獸春秋立言西方兌兌爲口故麟來聚訟紛紜皆臆言也庸足信乎公羊之學盛行西漢班史所載臣工諸條奏本春秋褒貶災異以立說者甚多初末及素王制作之事惟梅福

傳福據此以求立孔子世爲殷後成帝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立孔子後爲殷紹嘉公當時據以立二王後者乃用古文及左氏穀梁並非據公羊劉申受欲明三統之義而反黜左氏亦傎甚矣緯書多漢儒附益故戰國諸子從未一及是言公穀至漢時始著竹帛後師諸說多存其中亦未嘗一及是言豈非言不雅馴爲搢紳先生所難言乎陸賈新語術事篇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及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爲政足以知成敗之效何必於三王此可見秦漢之際言春秋者尙無改制之謬說漢儒泥於陰陽推迹五運乃始以是羼入公羊耳（新語或以爲僞作實非也嚴鐵橋漫稾已詳辨之）漢中葉後儒者篤信緯說逐末忘本於是

緯候之學流爲術數術數之學流爲圖讖怪說繁興新莽因之遂移國祚魏晉六朝篡奪相仍莫不師莽之故智此正後儒所當黜絕安可更揚其波況五運之學失傳已久公羊大義甚多繁露名言不少豈舍此遂無可尋繹耶亦徒見其好異而已矣子張問十世子答以因革損益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質文三統質文三統非有德有位者孰能損益之儒者講明其理可也擅改其制不可也若夫三綱五常則吾儒與有責焉耳矣文王既沒文不在茲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聖賢之於道也未嘗不以之自任文在茲則道在茲文者何詩書禮樂是也宋之風謠載在方策東遷而後禮壞樂崩聖無常師識大識小暮年刪定述而不作故夫詩書禮

樂者三代帝王治世之大經非洙泗間一家之言也夫子修春秋以垂教萬世託始於文託王於魯定哀多微辭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愼之至也漢藝文志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聖人憲章文武乃以生今反古戒人豈有躬自蹈之之理素王者後人所尊稱並非聖人自名其學聖道之大安在乎王與不王近儒喜以素王說春秋世俗之見淺之乎測聖人矣太平御覽引孝經援神契子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祿之賞斧鉞之誅故稱明王之道謂素王爲夫子自稱者始見於此鄭何諸人皆同此說鄭說見左傳序疏引六藝論緯書固不足信卽以其說徵之亦可見聖人於誅賞

之空言且謙讓不敢自專而敢肆改一王之定制耶春秋雖著諸侯之行事實仍託之空文素之爲言空也若紛紛制作則眞王矣何素王之有公羊家言變周文從殷質文王殷人其所用者殷制卽從緯書之說以爲受命改元亦是殷末周初之制夫子用此與從先進義同豈敢緣隙奮筆儼以王者自居春秋卽爲聖人制作之書度亦不過一二微文以見意豈有昌言於衆以自取大戾者且亦惟公羊爲然於二傳何與於詩書禮易論語又何與乃欲割裂經文以就己意舉六經微言大義盡以歸諸公羊然則聖門傳經獨一公羊耳安用商瞿子夏諸賢之紛紛也哉繁露所引論語如敬事而信管仲之器棠棣之華內省不疚當仁不讓苟志於仁

大德不踰閑禮云禮云政逮於大夫名不正則言不順之類皆引聖言以爲證要非牽合公羊以合論語也（諸說皆與質文改制無涉）董子謂春秋大元故謹於正名其非正文字之誤可知乃宋于庭論語說於此獨不從董子而從鄭君且引老子有名無名以立說異哉莊生有言春秋以道名分假天子袞鉞之權以誅亂臣賊子者聖人爲萬世綱常計不得已也周室雖微名分具在鼎之輕重不可問制之質文可輕改乎何氏解詁例已煩碎何注如法其生不法其死恩王父不恩高曾之類義皆難通半亦由屬辭之拙僿又如傳言隱賢而注泛及連帥傳稱單伯而注泛及貢士皆未必公羊本意單氏不見魯史而周卿士有單襄公穆公之類（見內外傳及漢食貨志可知）

公羊之義爲短至春秋錄內略外微者不書逢丑父自無見經之例何注乃以爲絕頃公何義蓋本繁露竹林篇而微有不同皆曲說也今乃於三科九旨而外侈言効公所不敢言且混合六經而爲一是聖人晚年删述但以改制爲事平日雅言復以改制爲教洙泗之間自爲風氣師弟子所斷斷講習者莫非干犯名義之言爲下不悖之謂何不至於邪說誣民不止此惟外夷無父無君之教乃有之而可以誣吾夫子乎公羊三科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外內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戎狄是故稱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稱越者能以其名通也吳獲陳夏齧則少進之有憂中國之心則又進之進之者何謂其寖知中國之禮義也

若楚王之妻媦固無時焉可也自羲畫八卦契敷五教千聖百王相嬗相維以成此中國中國之所以爲中國者無他焉以所因之三綱五常耳公羊子曰公追戎于濟西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聖人之惡戎如此非以其無君臣上下無禮義廉恥猾夏之風漸不可長歟於越句吳同爲明德之後旣膺魯於天下則漸被中夏之教化春秋猶屢進之若夫宗楊墨無父無君之教以俶擾我中夏有心世道者宜何如嚴外內之防而徒侈言張三世通三統之義不思異外內之義吾恐猖狂恣肆之言陷溺其心者旣久且將援儒入墨用夷變夏而不自知嗚呼是亦不可以已乎窮經所以致用封建之制不行夏時之制久定自漢以來

垂二千年未之有改乃猶喋喋言三統固哉高叟之爲詩也夫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天以五常之理賦人故樂記謂之天理義之用多端而莫大於君臣故天澤之分必不可踰義理之學宋儒以之爲教孔孟曷嘗不以爲教漢學家惟惡言理故與宋儒爲仇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豈苦人以所難哉先王本理以制禮以禁慝也有禮斯有樂以導和也古樂既亡禮亦爲文飾之具宋儒因亟以理明之又恐人矜持拘苦而屢以從容樂易導之今讀其遺書以理爲教實多以禮爲教文集語錄多不勝舉所不同於三代者特其沿革耳此與聖門教人之方有何不合而戴東原則曰程朱憑在己之意見而執之曰理以禍斯民且謂聖人以體

民情遂民欲爲得理見東原文集孟子字義疏證夫聖賢正恐人之誤於意見故有窮理之功東原乃認意見爲理何其言理之粗體民情固也遂民欲而亦謂之理何其言理之悖欲仁欲也欲利亦欲也使徒遂其欲而不以理義爲閑將人皆縱其欲而滔滔不返不幾於率獸食人乎白虎通情性篇引孝經鉤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就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其言與樂記若合符節古書之言性情理欲者明白若此漢學家好據古義獨不從之何耶乃謂宋儒以理殺人死矣更無可救矣亦東原集中語疾首蹙額若不可一朝居而必求自放於禮法之外者苟以此爲敎恐五季之禍其不復見於今者幾希誠不意儒者日治三禮而竟不求諸制禮之本原也故曰學而不思則罔近人知理之不可惡宋儒之不可仇而必不肯言

同然之理獨言聖人罕言之理高則高矣夫理而可以高言也邪今夫義之實莫大乎君臣仁之實莫大乎父子世衰道微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乃正名定分以誅亂賊之事非干名犯義以改制度之事也公羊家言改正朔易服色益王者治定功成制禮作樂所以告成功於天而其先節目甚多故六經言治法者甚備六經大義戴記經解篇莊子天下篇皆言之周人之言經義初未嘗通六經爲一也董生古矣莊生及七十子之徒不尤古耶繁露玉杯篇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董生之言如是曷嘗通六經爲一乎今以六經之言一切歸之改制其鉅綱細目

散見於六經者轉以爲粗迹而略置之夫日以制作爲事而不顧天理民彝之大以塗飾天下耳目者惟王莽之愚則然耳曾謂聖人而有是乎故曰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春秋繁露攷證